

### ■ 政德镜鉴 ⑩

治理地方，他是循吏，深受百姓爱戴。镇守北疆，有勇有谋，能征善战，连战连捷，敌人胆寒不敢侵扰。

身居庙堂，他清廉刚正，面对威逼利诱，也绝不肯阿附权贵。

# 苏祐：“三日官府，百年父母”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  
本报通讯员 丁秋松 陈景成

在鄆城县什集镇北王召村头，有一座高大的御史牌坊。据村民介绍，牌坊是为纪念明代刚直御史苏祐而建的。“晚清黄河改道，淤积泥沙掩埋了这座牌坊。后来牌坊出土，再重新竖立在这里。”苏氏后人苏振江说。

而在村落中央，有一座历史悠悠久、重新修葺的苏氏祠堂。祠堂内外古色古香，收藏有苏氏名人苏祐的诸多著述。牌坊主人苏述是苏祐的后世子孙。  
“明朝中叶的苏祐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文学家。他镇守边疆十余年，坚决不肯与奸臣严嵩同流合污，还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”苏氏后人苏衍鲁抚摸着苏祐文集，一字一顿地说。

### “三日官府，百年父母”

对于苏祐的籍贯，如今存在“山东鄆城说”和“河南范县说”两种说法。对于籍贯争议，后人苏振江认为二者皆有一定的道理。“晚清黄河改道前，范县和鄆城同属一个地区。但严格来讲，最符合史实的还是鄆城。”

翻阅苏祐的传世文集，其中有他关于自己籍贯的叙述。他在《三间绿野堂亦殊有韵》中道：“余世家北王赵（召），古清丘也。”晚明后人追述苏祐，也曾道：“明兴，二百年来居此（北王赵）集者，多以富厚称。自尚书公（苏祐）崛起，拜枢密，始移居于城，族人益复振发。”

“明清时期，鄆城是乡间，范县是县城。这些记载说明苏氏家族二百年后迁到鄆城。苏祐也生于鄆城，中进士为百官后才搬到范县。”苏衍鲁说。

苏祐的高祖苏克明，生活在刀兵四起的明初。当时各方势力拉锯吞并，残兵游勇时常侵扰百姓。苏克明曾遭到兵痞袭击，被迫躲入茂密的芦苇荡，靠斩芦苇潜藏数月。到苏祐祖父苏亮时，笃信佛法好行善事，里人尊称他为亮菩萨。苏祐熏陶在积善氛围里，耳濡目染渐渐长大。

与日后成为伟才的人物一样，苏祐也有许多儿时聪慧的故事流传下来。相传他常有妙句吐露，连当地宿儒老者也赞叹不已。一日有曹州王姓官员来访，出句曰：“龙虎风云会。”苏祐张口便对：“鸡兔月交。”该官员甚为惊奇。又有郡守过苏家，以“葡萄子”出对，苏祐随即以“橄榄皮”相对。郡守闻言大喜，语其父曰：“孺子奇才，可择师而教之。”

神奇的事迹还在继续。后来苏祐被补为郡弟子员，要到郡县学校读书。临行时，当地长吏特地为他摆酒践行。突然间，大雨瓢泼而至，霹雳火光如斗，所有人都大惊失色，唯有苏祐面不改色。大家更加佩服他的坚韧和笃定。

后来有贼盗四处劫掠，将要逼近苏家。父亲和亲朋都劝苏祐赶紧逃走，为苏氏保留一丝血脉传承。苏祐却哭着说：“母疾在堂，儿何往焉？愿以死守之。”之后任凭他人如何劝解，他也不愿离开故乡半步。忐忑不安中，盗贼改行他道，苏家逃过



北王召村内的苏氏祠堂 鲍青 摄

一劫。  
旁人都在庆幸，苏祐却在反思。大家都说偶然之灾，苏祐却说必然之祸。盗贼纵横乡间，官府差役不能制，其深层次原因为何？苏祐反复思解，最终认定：“州官只读性理文章，不识兵事戈矛，是以不能制贼也。”

改变先从自己开始。此后，苏祐于四书五经、子集文章外，留心涉猎兵法策略。因为白天要完成学堂功课，他就挑灯夜读、发愤不倦。随着学识增进，他保卫桑梓的愿望，外扩为守护边疆的理想。他常对友人说：“大丈夫当建功封侯，守护边疆、造福桑梓，岂可自闭于乡野耶？”

当今社会，流动的是生产要素。古代社会，流动的是人才要素。而人才的流动渠道，首推科举制度。苏祐深知，若想建功立业、施展胸中抱负，必须积极参与科举考试。

明正德八年（公元1513年），苏祐举于乡，成为新科举人。第二年他折戟会试，入国子监读书。京城中有一位名叫穆孔晖的翰林院侍讲学士，是聊城东昌府人，心学大师王守仁的爱徒。王守仁任山东乡试主考官时，对穆孔晖的才学非常欣赏，录取他为举人。后来穆孔晖到南京做官，恰逢王守仁任南京兵部尚书，又亲聆王守仁讲学。穆孔晖成为王守仁心学的热心拥戴者，心学在山东的第一个传播者。

穆孔晖赏识苏祐的才华，将心学奥义精髓倾囊传授。不久，苏祐卒業于国子监，回到故乡等待科考。

此时，苏祐已是名满桑梓的才子。嘉靖五年（公元1526年），苏祐赴京参加会试。此次上京，苏祐信心百倍、志在必得。他赋诗明志，慷慨豪放之情溢于言表：“飘飘长剑早辞家，野店山桥绿柳斜。万里云程随计吏，九天春色到京华。”

会试报捷，殿试题名。登第后的苏祐心情大好，此时所作诗文也是充满欣喜之色，如“十载苦灯客，朝登白玉京。千金非骏马，三策滥鸿名”，又如“走马东风陌，春游处处通。看花临上苑，赐宴到南宫”。

考中进士后，接下来是吏部“铨选”，由吏部文选司安排新科进士仕途首站。苏祐的运气颇好，被分往江苏吴县担任县令。

吴县环境优美，百姓殷富，是个美而富的好地方。如果说那里还有什么烦恼，大概只有繁重多变的赋税了。

朝廷为了尽可能搜刮江南财富，频繁更改征税标准，吴县赋税几乎不到十年就更改一次。不仅百姓不胜其烦，甚至连县衙簿册都赶不上更新。苏祐考察各户百姓地亩多寡，以此确定赋税基础，徭役立刻变得公平了。

因为生活富裕，吴县风俗非常奢靡，一些人因而致贫。苏祐决定以身作则移风易俗，自己平素所用一切之物全部从简。三年之后，奢靡之风得到扭转，吴县大治。上级官府不断向吏部推荐苏祐治吴成绩，吏部也陆续派人前来考察。但此时苏祐嫡母突然病故，他只好回乡守孝，暂别官场。

守孝期满，苏祐补束鹿县（河北辛集）知县。因前任官员怠政不作为，束鹿牢房里关押着许多迟迟未审的嫌疑囚犯。苏祐上任当天，就开始

审理积压已久的案件，先后释放了百余名无辜者。

苏祐认为，富裕之地官员可垂拱而治，贫寒之乡则须树善惩恶。束鹿当地有个叫孙豹的地头蛇，平素欺男霸女，气焰非常嚣张。后来他和妻子产生口角，竟将妻子残忍杀害，并把尸体藏匿枯井中。因为他性情凶悍，外加结交地方官，百姓虽然怨恨却无人敢言。苏祐决心惩奸除暴，借孙豹拘案严厉打击当地黑恶势力。他秘密派人将孙豹缉捕到案，查清其所犯罪行，再名典正法。束鹿平时骄横惯了的恶势力，随即隐行踪，不敢再如往常滋事扰民了。

束鹿社会秩序好转后，苏祐觉得“可以为政矣”。他减赋税、薄徭役、正民俗，三年大治，政声斐然。束鹿人对他感恩戴德，竞相语曰：“三日官府，百年父母。”

### 智平兵变，“苏堤”遗爱

嘉靖十一年，朝廷召苏祐为广东道御史。路过南昌时，他即兴赋诗：“……疏星杂渔火，紫雾湿江城……因林竹枝好，翻作豫章行。”

到任后，苏祐积极肃清江南吏治，一时官场风清、民间气正。不久，有重臣因奏疏错误下狱治罪。苏祐和诸位御史联名营救，引得嘉靖帝震怒。皇帝盛怒下，苏祐被处廷杖处罚。但他不改自己初衷，依旧继续上疏直言。

嘉靖帝决定将苏祐这个“爱惹事”的御史外放到北部边疆，让他吃点苦头、长点记性、磨点棱角。没想到，苏祐却在边疆大放异彩，轻松弭平了一场大动乱，引得朝臣刮目相看。

嘉靖十二年，苏祐奉诏巡按宣（府）大（同）。他刚到大同境内，就遇到了大同兵变。

大同是明代九边重镇之一，负责防御帝国北部威胁。大同兵卒素称精悍，经常不服上级命令，稍有不满意就哗变暴乱。

嘉靖年间，大同曾发生过两次兵变。嘉靖三年五月，因修筑边塞五堡，镇守处处置失当，士卒心生不满，愤而兵变。乱军杀死大同总兵张文锦，进而攻占大同城。直到嘉靖四年二月，兵变才得以平息。而另一次兵变，就是嘉靖十二年苏祐所遇到的兵变。

苏祐于九月奉旨出京，月末至大同视事。十月初七凌晨，大同军兵突然发动叛乱，杀死总兵李瑾，软禁巡抚潘仿。乱军为了免于罪责，强迫潘仿上疏朝廷，将责任全部推给“死人”李瑾，诬陷他“素暴虐”，虐待士卒导致兵变爆发。

苏祐带僚属避居到了阳和。他大愤说：“瑾即有罪，军可杀乎？岂有戕主帅而复持中丞（巡抚）者乎？”他立刻上疏朝廷道：“若姑息，则其衅滋大。微臣愿往讨贼，以正国法，立皇威也。”嘉靖帝览之甚喜，曰：“御史真忠良也。”遂令总督刘清扬、提督却永带兵，以苏祐为监军一道解决大同兵变。

苏祐向刘、却二人提出“分化瓦解，惩治首恶，稳定大局”的平乱方略。但二人自恃兵强马壮，贸然勒兵大同，却很快损兵折将。岁末，大同乱军勾结蒙古部落骑兵内外夹攻，刘、却军大败

而归。苏祐上奏弹劾，二人终于被调任。

苏祐主持平乱大计后，立即对大同进行封锁孤立。不久，大同粮草断绝，形势岌岌可危。苏祐随派间谍到城中散播指示：“王师之来，专惩首恶，从者不纠也。凡举报或诛杀首恶者论功行赏。”于是，乱军首恶七人惊恐不已。他们派镇抚王宁，带着城中将吏的联名署状，出城乞求宽恕首恶七人。

苏祐愤懑于王宁的行径，道：“（尔）尚为贼游说耶？朝廷二百年生养，何负若属，而暴乱若是？”王宁此行，其实也是被逼无奈。他上前密诉称，七人者，城中军兵并非与他们一心。只是他们没有除去他们的能力，希望能得到帮助。苏祐随即计上心头，对王宁密嘱道：“七人岂能尽宽恕耶？留一二可耳。”

王宁立即回城传达苏祐口谕，七人很快自相猜忌。当夜，首恶中的马升、杨林设计诱杀首恶王保、黄镇等五人，并将首级传于城下。

首恶五人被杀后，大同城门大开，苏祐以朝廷官员仗义重入城。大同老幼全都俯伏在地，左右侍卫要求派出护卫部队。苏祐阻止说：“诸军皆国家赤子，仓卒迫贼耳，何以兵为闻者。”大同军民见苏祐豁达大度，情绪很快安定下来。

苏祐按照此前承诺，赦免马升、杨林不死，并移居别镇效力。二人感恩涕零叩谢而去，大同兵卒再不敢刁难苏祐，安心为国守边。  
不久，朝廷令苏祐巡按江北。当时江北干旱，他疏请户部拨六万两白银赈济灾民，江北百姓得以无生计之忧。

### 连战连捷，国防柱石

苏祐巡按政绩出色，唤起了朝廷大臣对他兵不血刃平定大同兵变的讨论。时任内阁大学士夏言力荐苏祐，赞其“可当大任也”。嘉靖帝升苏祐山西参政，分理雁门三关。后因遭权臣猜忌，被远调江西出任提学副使。

嘉靖二十四年，苏祐出任都察院右金都御史，再度巡抚北疆。四年后，苏祐升任刑部侍郎，又转兵部侍郎。

嘉靖二十九年，蒙古俺答汗聚众十万余大举内侵。首战设伏，杀大同总兵张达、副总兵林椿。朝廷震惊，急诏命苏祐以兵部左侍郎暂代宣大总督，走马上任。苏祐临行前，奏请边务说：“宣大为边要冲……宜练兵足食，巩固边防能力。”苏祐以三子苏潢为侍从，父子单车出京，驰赴大同。苏祐来到大同后，严警城防，调整部署，迅速扭转了大同危局。俺答见大同无机可趁，便移师东去，围困京师。苏祐急遣大同总兵率部东援京师，自将精兵移驻南口，以为京师声援。

嘉靖三十年春，苏祐把握时机，上疏阐明明蒙战的利弊。他提议在沿明蒙边疆开放马市，进行民间贸易，缓和双边关系。此疏着眼“外示羁縻，内修战守”，既能减轻边防压力，也可获得喘息之机。奏议很快得到廷议通过，皇帝批准沿边定期开放马市，双边军民皆大喜。一时间硝烟散尽，边贸若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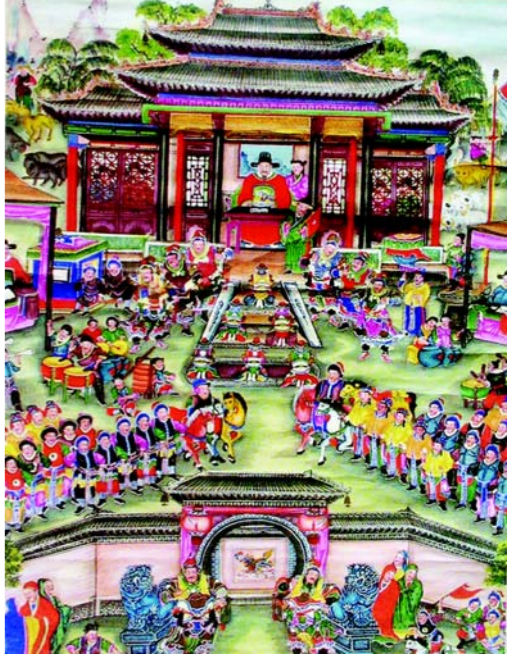
一年多后，蒙古部落眼明朝廷富饶资源，撕毁互市盟好合约，再度起兵犯境。苏祐设伏兵于老营堡准备诱而歼之。敌人陷入包围圈后，因苏祐穷追猛打，只能溃败而去。捷报传来，朝廷以军功升苏祐都察院右都御史，并赏赐金帛。

战后，苏祐忙着统计战果，为诸将请功。有一位将军对苏祐说：“可为贵公子报首功一级，以获功名。”苏祐推辞说：“尊将军，念甚厚。然儿非尝从军也，吾又且朝暮罢去，不敢以累将军。”由此军民更知苏祐清正廉洁，不谋私利。

次年，二十万蒙古部落骑兵再度南下，侵犯紫荆等处关隘。苏祐从间谍处提前知晓对方行动计划，从容调兵遣将会于永安堡。此战苏祐声东击西，出其不意突袭敌军，取得极大战果。

永安堡之战大胜，嘉靖帝喜出望外，祭告郊庙，榜示九边，升苏祐兵部尚书，仍总督宣大、山西等处军务，兼理粮草，经略一应军务，调度各镇将官，相机战守。

苏祐镇守北疆十年，厉兵秣马，训练士卒，



苏氏家谱中记载的苏祐赏军图 鲍青 翻拍

“虏慑其威几不近塞”。他不仅严于军事，还知人善任，将许多能员干将提拔于行伍之中。如马芳、刘汉、胡镇、董一夔等，都在苏祐的提携和保护下成长起来，以后成为独当一面的良将。

### 开罪严嵩，削职还乡

嘉靖三十二年，蒙古部落骑兵十余万越长城大举进，朝野震恐，京师一日数惊。苏祐遣将分道邀击，自率铁骑出击，浴血鏖战数昼夜，终于扭转战局，将蒙古骑兵逐出长城。

次年，大同总兵岳懋出兵迎敌，寡不敌众，力屈而退。有人诬告岳懋战死主因，乃宣大总督苏祐未能及时拨付粮草所致。苏祐为表清白，立即出示拨付粮草的文书，证明拨付及时充足。

苏祐虽然没有过错，但却引起了朝廷权臣的忌恨。苏祐早年受严嵩死敌夏言的提携，和严嵩关系不睦。后来严嵩渐渐擅权，苏祐上疏弹劾其误国。因为严嵩正得嘉靖帝专宠，所以苏祐的弹劾并未威胁他的权势。此后，苏祐和严嵩渐成水火不容之势。严嵩怀恨在心，一直想除苏祐而后快。但因苏祐手握数十万重兵，又是北疆柱石，没有明显的错误，严嵩也未敢轻动。

朝廷的败仗，成了严嵩求之不得的机会。他借机发难，先唆使御史接连诬陷苏祐，将战败责任推给他。但随着苏祐出示案牍文书，严嵩的第一波攻击没有奏效。

严嵩退而求其次，以“怀柔”施展自己的毒计。他向嘉靖帝表示，边疆战败总督难辞其咎。念苏祐年逾六旬，年高体衰，从轻将苏祐削职贬为庶人。严嵩看似为苏祐着想，其实预设苏祐有罪，表面“宽宥”背后，隐藏“奸计”目的。嘉靖帝惑于严嵩之计，念苏祐数次有功国家，仅削职居家。

十余年镇边岁月，到头来苦心难诉。苏祐立即马厩门，回首峥嵘岁月，慷慨赋下壮怀激烈、意境高远的《塞下曲》：“将军营外月轮高，猎猎西风吹战袍。塞草无声河汉转，露华霜气满弓刀。”

无辜削职后，苏祐没有留恋京城繁华，立即动身返回故乡。

回到家乡后，苏祐耕桑田，修祖谱，和睦乡邻。他乐善好施，曾集资建桥，又建议官府建立仓廩救济贫民。他还博览群书，赋诗著文，度过了一段轻松的赋闲时光。他作诗表露心迹：“西风几见菊花斑，十载防秋谢塞间。苏武尽销青海戍，班超新老玉门关。天涯归计应今晚，世上浮名好是闲。寄语沧州丛桂树，歌声拟续小重山。”

嘉靖四十一年，权倾朝野多年的严嵩失宠倒台。身居故乡的苏祐闻讯，只是叹息不已。

### 三朝元老，亲见边宁

嘉靖四十六年，明穆宗隆庆帝继位。他反思先帝弊政，立即为被严嵩父子陷害的大臣平反昭雪。隆庆帝深知苏祐的军事才能，下诏复其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职务，并加太子少保衔。

隆庆五年（公元1571年），宣大总督王崇古上疏，提出“封赏互市”建议，得到大学士张居正等人的全力支持。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，其余蒙古诸首领也被封为都督同知、指挥同知、千户、百户等职。又根据王崇古建议，恢复贡市，蒙古部落与内地交往得以正常往来。此前不断南犯的蒙古骑兵，“事朝廷唯谨，部下再无掠夺边氓者，必罚治之”。王崇古在上奏前，曾专门书函致信苏祐，咨询当年他请求设立马市的前后缘由。边疆趋向安宁，苏祐极为欣慰。

万历帝即位后，苏祐更成为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。他力扶助王，朝野敬重。

万历四年（公元1576年），83岁的苏祐病故。朝廷遣礼部官员赐祭葬，并监督营建其陵墓。

### · 相关阅读 ·

大同总兵名为大同镇最高武将，但其处境却非常尴尬。直面士兵诉求，却无处置权力，往往成为士兵哗变和作战失利的牺牲品。

# 大同总兵：权小责重，处境尴尬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苏祐巡按宣大，立即就遇到了大同兵变，巡抚被扣，总兵被杀。总兵被乱军杀害，反映了嘉靖年间大同总兵尴尬的处境。

大同为明朝九边重镇之一，控塞扼垣，担当着拱卫京师、防御蒙古部落的重任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。而在边镇防守体系中，总兵的地位却非常尴尬，逐渐由边区军务最高指挥，演变为直面死亡的作战先锋。

明初实行世袭卫所制度，军事指挥权与军政管理权分离，将归府、兵归卫。到了明中期，伴随商品经济发展，人身依附关系松弛，卫所制开始破坏和瓦解。为了巩固防御力量，明廷开始在地镇设最高军事指挥官总兵。总兵的出现，改变了练兵将领不指挥作战，指挥作战将领不管练兵的问题，提高了军队战斗力。

到了南倭北虏的嘉靖朝，北边形势非常严峻。总兵作为边镇最高武官，作用理应在边防戍守中更为关键。但明朝于总兵之外，设置重重监督者，让总兵职权大范围缩水，总兵唯一能做的只剩带领士兵参与战斗。更为尴尬的是，总兵权力虽急剧缩小，但依旧直面士卒诉求。一旦士卒因待遇不满哗变，总兵生命安全就面临直接威胁。

首先分割总兵权力的是镇守太监。永乐时期，明成祖就派宦官监督各地军防。后来，宦官在专征、监军、分镇各方面取代了总兵，宦官开始行使总兵权力。到明宣宗时，形成镇守总兵和镇守宦官两套指挥系统。各边镇镇守宦官拥有监督军事将领、协助军事行动、整饬军纪边防大权。实际上是各地总兵的“总兵”。

在太监之外，凌驾总兵之上的还有边防巡抚。巡抚初设仅为督理税粮、总理河道、抚治流民、整饬边关，后逐渐偏重军事。他们拥有

军事活动决策参与权，并且拥有进京述职权力，可以监督总兵。巡抚与总兵略有分工，凡城堡不修、粮饷不给，罪在巡抚；御虏入寇、地方失事，责任在总兵。

到了后来，巡抚和总兵成了完全上下级关系。总兵御虏有功，则会得到巡抚奖赏。总兵御虏不利，巡抚会弹劾总兵，并将责任推其身上，如“巡抚御使江密以大同失事，劾总兵祝雄等乞付法司”。再如李篆因为御虏怯懦，而被巡抚参劾，后被逮入锦衣卫治罪。久而久之，巡抚甚至可以公然诬陷总兵。如巡抚贾启因私怨弹劾总兵周尚文，使其三子被发配戍边。嘉靖后期，巡抚总兵关系不和谐，各树私党，已经是家常便饭。

在大监和巡抚之外，还有高高在上、节制数镇的高级官员——总督。正统六年（公元1441年），明廷开始设置总督，以解决各镇总兵观望推诿的问题，加强各镇军事行动上的协

调。总督权限超越巡抚，更超越总兵，成为明朝国防前线的军区负责人。

嘉靖朝总督之权以军事为主，如遇进攻可以调动军兵、指挥总兵，进行抵抗。嘉靖二十八年，蒙古部落落入掠宣大，总督翁万达上疏“当以大同师周尚文率领精锐督宣府帅以扼虏冲”。除了督理军务，军队给养也由总督统筹。军务处理得当，总督会受到嘉奖，此时总兵也会受到连带奖赏。例如：“嘉靖二十七年，宣大山西修边完工，上以总督翁万达经略有功，萌一子入监读书，仍赏银五十两，彩丝四表里，升巡抚詹荣、杨守谦，总兵周尚文、赵柳、王继祖各俸一级，赏银四十两，彩段三表里。”嘉靖二十四年，总督翁万达、总兵周尚文、巡抚詹荣严兵备阳和，遣骑四处出击，颇有斩获。上嘉万达等功，各赏银币，仍赐敕褒奖。

总督和巡抚构成了军事决策圈，总兵被排除于圈子之外，只负责带兵作战。一旦战场失

事，总兵还会遭到参奏，被逮入锦衣卫治罪。甚至在总督巡抚大监之下，还有巡按御史等各类监察官盯着总兵的一举一动。他们名为监察，实则握有调度攻防权力。  
嘉靖朝大同总兵，许多人就因一次防虏失事而被御史参劾，被免职落魄而终。总兵朱振在平叛大同叛卒期间，有保全主帅之功。但嘉靖六年，他因防虏失事而被巡按御史弹劾。朱振因此被革职，六年后续因锦衣卫拷讯而发愤自杀，下场极其悲惨。又如彭瑛“嘉靖十一年，虏入寇大同，防虏不利，得旨原任闲住”。鲁鲁“嘉靖十五年，虏犯大同，御史苏复劾决……总兵官鲁瑄革职”。相较下狱身死，革职闲住还算轻处罚。

除了自己的掣肘，大同总兵还要面临死亡的威胁。先是两次大同哗变，被杀的都是总兵。嘉靖二十九年，蒙古骑兵引诱大同总兵张达成出城至埋伏处。总兵张达、副总兵林椿皆战死，全军溃散。两年后，蒙古骑兵再度进犯大同，总兵仇鸾出击失败，不久忧惧病发而死。  
再一年，蒙古骑兵一万人进犯大同。巡抚赵时春出战，伏兵四起，全军尽没，总兵朱泚战死。第二年，大同总兵岳懋出兵迎敌，寡不敌众，力屈而死。嘉靖三十七年，蒙古两万骑兵入寇大同，杀死总兵汪渊等八人。  
大同总兵负责全镇防务，不管哪里出现警报，都要亲临前线杀敌，甚至血洒疆场。在北患严重的嘉靖朝，大同总兵受伤乃至战死非常频繁，成为当时人人害怕的高危职位。